

这笑响点亮了四面风

■彭小青

和年少时的同学约定这个星期六去高楼的溪涧野炊。早晨,太阳一大早地露脸了,煦暖地照着大地,让你无法怀疑和想象今天会是个坏天气。可是车子开出了二十来分钟后,那样灿若金子的阳光竟倏地不见了,大雨紧接着倾盆而下。车子刚穿出密织的雨帘,前方竟又是晴朗的一片天。啼笑皆非地想起,这是个多变的人间四月天。

一些同学在高楼七中等我们,七中也是我们初中的母校,大家都在那里会合。我和几个女同学在等待温州的一个同学赶来的这当儿,在校园里寻找少年时的足迹。

大门口进来的左侧如今是大片停自行车的雨棚,我猜测这儿是当年的厨房,有说是,也有说不是的,大伙为这争得面红耳赤。变化实在太大了!这是我拾级而上环顾校园情不自禁地感叹。原先临山而建的教室早已拆除,取代的是一幢高大漂亮的教学楼。教学楼旁有一小路,这是我们当年跑操必经的台阶。站在台阶上,遥想当年的布局,发现一切都清晰地烙印在脑海里,我们的教室在教学楼二层的第二间。教学楼后面的青山依旧在,只是没有了山脚的那一大片草坡,已被辟作学校的大操场了。那草坡,我曾经和一个当时最要好的女同学在这片不陡的斜坡上滚下来又爬上去,爬上去再滚下来,我们两个玩得像野丫头,头上,衣服上每次都沾了很多的杂草末,玩完,互相摘除粘在对方身上的枯草,情同手足,尽在一举手一微笑间。那个女同学多年前已嫁作日本媳妇,我至今也没见着她。但是,我们仍深深地思念她,在刘若英唱的这个“梅雨厌厌,总是带着伞的思念”的四月天里。

温州的同学一到,天色又转阴了。这天气,到大自然中捡来的柴火怕无法点燃,一同学去抱了一

大捆柴火过来装进麻袋,我们就驱车去可以野炊的溪涧。到了那里,玩了一会儿,竟又下起雨来,野炊彻底泡汤,有同学建议打着伞生火,惹得大家一阵笑。最后大家驱车去沙场边一农家菜馆吃午餐。把随身带来已煮熟的海鲜摆了一桌,又把买过来打算野炊用的菜交给店里加工,再到店里烧几个当地农家菜,虽然野炊没成,但大伙还是吃得兴致盎然。

几杯酒落肚,乘着几分醉意,我们沿着一条泥泞小路去溪滩边。已是暮春时节,路两边的油菜花大部分已凋尽,枝上结出密密层层的菜籽荚,也有几枝还开着零星的小黄花,如同迟暮的美人,在春风中不甘寂寞地摇着她纤细柔美的腰身。

出了泥泞小路,转上一条平整宽阔的水泥路,路两边樟树傲立,叶子扑簌簌地响。大家开始兴奋,开始奔跑起来,拐进一条芦苇荡中间的小路后,一幅雨后江南柔美的山水画卷在我们眼前缓缓地舒展开来 远处灰黑色的天空虽阴郁,却衬托出近处黛青色的小山秀美无比的轮廓,山顶升腾起缭绕的云烟,使得这一切如诗如画 稍近处,两片深绿浅绿夹杂的灌木丛如两条玉带蜿蜒而去 更近处,一滩蓝可见底的溪水横卧,溪底的鹅卵石历历可数。虽是春天,我还是兴奋地甩了高跟鞋欢笑着踩进溪水,又有同学下来,我们在溪水里嬉戏,岸上的同学不知道谁说了什么,大伙不时地爆发出响亮的笑声……

站在没及脚踝的浅水里,想起林徽因的一句诗“这笑响点亮了四面风 轻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在那时,四月的笑响点亮了林徽因的,是那时的爱情。

而在此时,在这片浅滩,这笑响点亮了的,是此时的友情,它响在这个我们儿时共同长大的乡村的雨后,响在这个江南的四月天里。

回望青春

■金 洁

当我兴致勃勃去看《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时,一位80后同事忍不住揶揄:“你看‘已经逝去的青春’呀!”的确,我的青春早已悄然流逝,但我仍以青春的心态笑对生活。来到电影院一看,发现基本上是70后、80后的观众,像我等挽住60后尾巴的中年人还真是物以稀为贵。而我原本就是冲着“青春”一词去的,不管是已经逝去,还是终将逝去,青春毕竟是那般美好。

影片中反复提到“青春垂垂不朽”,其实那只是我们的心愿和祝福,无论愿意与否,短暂的青春都将随风而去。吉普赛人说,时间是用来流浪的,躯体是用来相爱的,灵魂是用来歌唱的,生命是用来遗忘的。那么,青春呢?我想,青春是用来追忆的。曾经遐想,漫步在大学校园里,邂逅心中的挚爱,留下关于青春的经典记忆,该是何等幸福与浪漫。而我没上过大学,尽管青春不会因此而黯淡,但我仍深感遗憾。

较之现在正青春着的年轻人,我的青春是幼稚的,我几乎是在懵懂无知中度过我那波澜不惊的青春岁月。

三年师范生活,纯真的我们走过单调,尝过青涩,结下深厚情谊,也曾雄心壮志描绘过为人师的宏伟蓝图。至今记得张建业校长对我的赏识,他说将来我肯定会是一

名非常优秀的教师。时隔多年,再次回味长者或许无意的夸赞,平庸的我真有无颜见江东父老啊!师范毕业后,我如愿分到家乡一所小学,开始了我的教师生涯,而后结婚、生子,并随老公调到莘塍,后来又调到瑞安。一路走来,乏善可陈,可生活是真实的,在这个过程中,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曾经也算要强的我渐渐变得与世无争,以至于回望呼啸而过的青春时,总有悠悠惆怅在心头。

《致青春》里有一句经典台词:曾经我们都以为自己可以为爱情死,其实爱情死不了人,它只会在最疼的地方扎上一针,然后我们欲哭无泪,我们辗转反侧,我们久病成医,我们百炼成钢。因了平淡而美满的婚姻,我对这样的爱情缺乏深刻体验,但我仍从影片中看到自己青春的影子,于是知道了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当我们驻足青春的五彩缤纷时,自然想要探索什么才是青春的诠释。

时间如白驹过隙,恍惚之间,我们在来不及反省,来不及演绎,甚至来不及后悔之中,就已匆匆挥霍掉生命旅途中最辉煌的一程。每个人不能重回的青春都值得怀念,每一个青春的日子都蕴藏着丰富的能量,只愿在我们深情回望逝去的青春时,除了感慨,还有感动。

母亲的眼泪

■胡新华

母亲是个地道的农村妇女,斗大的字也不识一个,但母亲却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她是不会轻易流泪的。

我六岁那年,父亲不小心闪了腰,他的脊椎骨完全断裂错位。在这种情况下,母亲陪着父亲在医院里住院,却没有掉下一滴泪。在我九岁那年,一辆满载沙石的拖拉机碾过父亲的手,致使父亲的手腕粉碎性骨折,印象中的母亲也似乎没有滴过一滴泪。不过,我却深深地记住了母亲说的一句话:“天无绝人之路。”

我十八岁那年,外公逝去,我十九岁那年,外婆也逝去。外公和外婆的葬礼,我都参加了,我看到舅舅和小姨他们哭得死去活来,而母亲是他们兄弟姐妹中最为年长的,她坚持没有让自己的泪掉下来。在外公外婆的葬礼上,母亲也只是淡淡地说:“阎王要请他们了,要留也是留不住的。”

母亲真的很坚强,但并不是没有流过泪。母亲流泪时,我看到过

的,只有两次。

第一次看到母亲流泪,那是在年夜饭桌上。那一年,弟弟第一次出门去广州打工,他因为未挣到钱而没有回家过年,可心底里很要强的弟弟却坚决不受在深圳的哥哥“关照”,他独自在广州过了一个春节。当我们正在吃年夜饭时,弟弟从广州打来电话报平安,家里人都轮流和弟弟说话时,我却分明看到母亲把头扭到了一边,待她再转回头来时,眼圈早已通红,可母亲的脸上依然挂着“笑容”,“开心”地让我们夹菜吃。

再一次看到母亲流泪,那是在我离婚后的事儿了,前妻要把女儿带到遥远的异地就读。在女儿临走前,我让女儿向奶奶告别。当母亲看到我女儿后,她的眼泪还是刷刷地流下来了,嘴里还轻轻念叨着:“孩子这么小,就要出去受苦……”母亲知道这是不可挽回的事实,买了一些女儿爱吃的水果。就在女儿临上车前,我看见母亲的脸上又挂满泪花。

原来“铁石心肠”的母亲也有流泪的时候,但母亲的泪没有为与她朝夕与共的父亲而流,也没有为她的长辈而流。母亲的眼泪,都流在了晚辈身上。也许,只有晚辈,才是最令她放心不下和牵挂的。



瑞安古杨藩华

画

蛇年蛇趣 11

蛇王腐尸上的红头苍蝇

■洪善新

有一年,动物世界爆发一场规模空前的大决战,威严无比的蛇王不幸在决战中丧生。不久,蛇王的腐尸上长出许多蛆虫。后来,蛆虫变成了蛹,羽化以后,飞出一群红头苍蝇。

苍蝇们发现自己是在蛇王身上生长出来的,觉得非常荣幸。它们唧唧嗡嗡地唱着小曲,互相吹捧,到处炫耀自己高贵的身世:“我爸是蛇王!我爸是蛇王!”那些在臭水沟中出生的苍蝇好奇地将它们打量了一番,笑道:“你们标榜自己出身高贵,但你们还是苍蝇啊!除了有个红头之外,好像再没有一丁点儿奇特的地方了!”

红头苍蝇很生气地说:“我们是正宗的王家后裔,我们继承了蛇王的威严,我们敢与老虎并起并坐,你们瞧吧!”说着便一齐飞歇在老虎头上,以显示自己不平凡的身价。

其实,老虎正全神贯注地捕捉野猪,根本没注意到红头苍蝇。它趴下身子,慢慢接近猎物,正想跃起时,野猪们发现了它,惊叫着四散逃窜。

红头苍蝇想:“野猪也知道我爸是蛇王,见到我们立即逃走了。我们的身份就是不一样嘛!于是它们便十分自信地往村子里飞去。

村子里有一大户人家正张灯结彩,设宴迎娶,高朋满座,喜气洋洋。红头苍蝇扇动翅膀,不住地与嘉宾们点头示意,可惜谁也没有理会它们。它们没有灰心,还是唱着小曲在宴会上频频亮相。一会儿歇在餐桌旁,一会儿爬到杯盘上;一会儿呱呱嘴巴尝尝海味、品品山珍;一会儿挫挫前肢、摸摸脑袋……

“咦,哪来的红头苍蝇?”人们厌恶地惊叫起来。主人一再表示歉意,立即吩咐手下人除灭苍蝇。红头苍蝇们说:“不要误会,我们不是普通苍蝇,我们有非常高贵的血统,我爸是蛇王……”

人们没有理睬红头苍蝇的表白,纷纷拿起蝇拍,一齐围追扑杀过来。

红头苍蝇一再解释:“我爸是蛇王啊!”

“不管出身多么高贵,只要是害人的苍蝇,红头绿头都一样,一概严惩不贷!”人们毫不手软。

电话

: 65818090

电子信箱

: 941222480@qq.com

